

S-1 S-1

洞庭湖区
环境变迁与农业发展概况



湖南省农业区划办
湖南师大地理系

洞庭湖变迁课题组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前　　言

洞庭湖区（以下简称湖区）位于湖南省北部，长江中游荆江段的南岸，包括湘北十八个县、市和十五个国营农场（见附图），土地面积3·16万平方公里，耕地1332万亩，1983年人口1045万，是全国著名的商品粮和淡水商品鱼基地之一，也是湖南省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区。

湖区的农业，大约开始于距今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东汉以后，由于黄河流域的战乱，加上水、旱、蝗、疫等灾害，北方人口先后迁居长江流域，也促进了湖区的农业开发，使它逐渐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的粮仓之一。

六千年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湖区的地理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研究湖区环境变迁和农业发展概况，“复原”各个时期的面貌，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对于湖区今后的建设，无疑是有益的。

建设好湖区，是我省实现“四化”宏伟目标中一大战略重点。要建设好湖区，首先必须认识湖区；认识湖区，必须研究湖区的现状和历史。只有了解它的过去，才能更清楚地知道它的现状；只有了解它的过去和现状，才能科学地预测它的未来。

本课题是1983年春省农业区划办公室下达的。由于湖区建国以来的情况，各部门、各研究单位做了大量的工作，本课题研究的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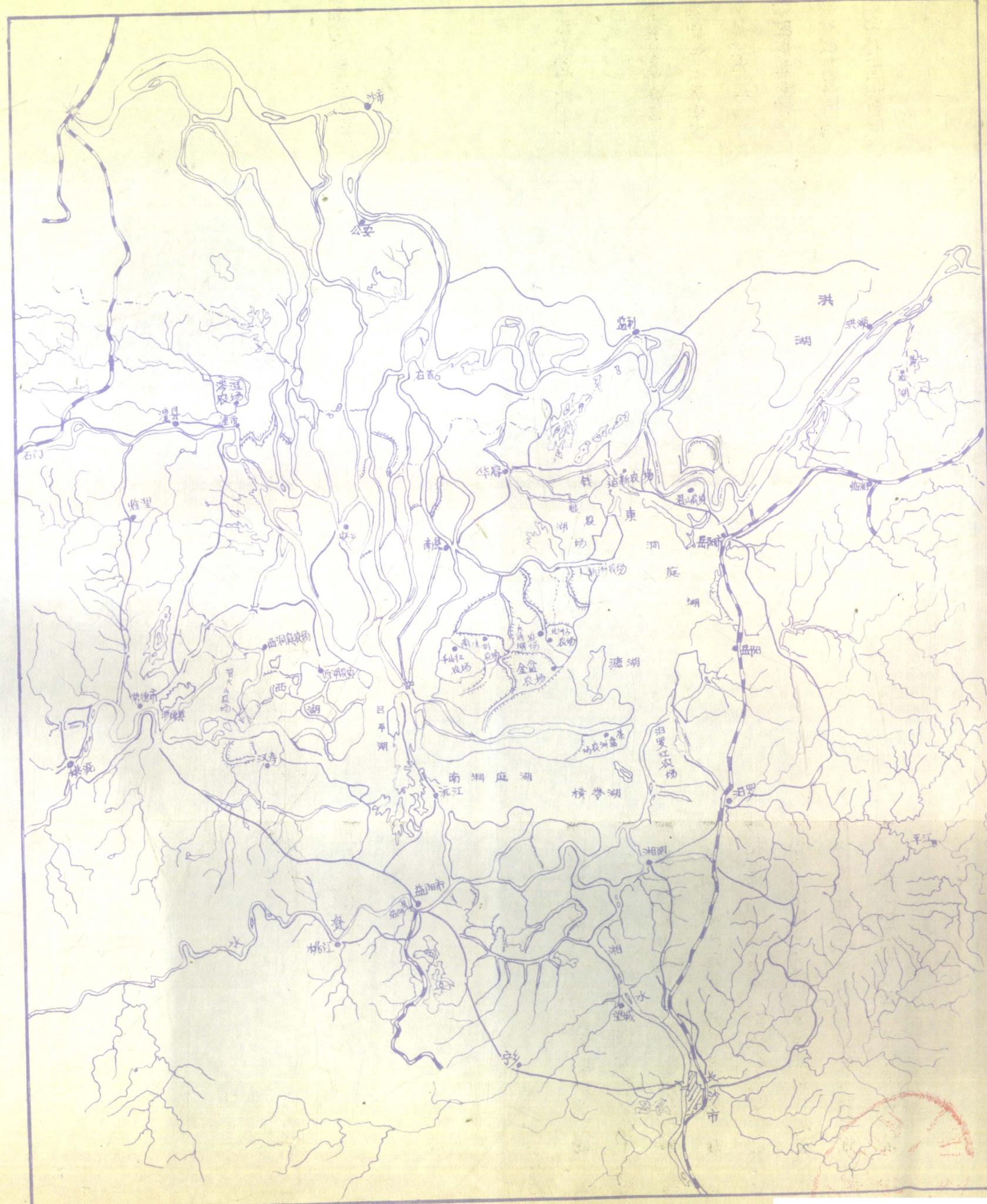
间下限，主要都在建国以前。我们在研究中，除充分利用本校图书馆收藏的有关文献、考古、卫片和孢粉分析等资料外，还到湖区各地多次进行实地调查，并到北京、上海、宁波、南京、武汉等地查阅部分档案和文献，前后四个多月。在调查中，承各档案馆、图书馆和省内各有关厅、局、馆，地、县、市同志热情接待，提供资料，介绍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一中在我系进修教师吕兴良同志参加了部分调查和资料抄写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不高，掌握的资料有限，错误一定不少，请予批评、指正。

洞庭湖变迁课题组

1984年11月湖南师大地理系

洞庭湖地区概图



1 : 1000000

洞庭湖区环境变迁与农业发展概况

前言

第一章 自然条件的演变

- 一、历史上的荆江、洞庭湖关系及其发展转变
- 二、气候波动及其对农业的影响
- 三、水文和泥沙状况的历史变迁
- 四、地植物和生态环境的演变
- 五、野生动物的变迁

第二章 农业社会经济条件的变迁

- 一、人口和劳动力的变迁
- 二、居民点与城镇的发展
- 三、交通运输业的历史变迁
- 四、水利事业的历史兴废

第三章 农业发展概况

- 一、商品粮基地的形成与发展
- 二、经济作物和经济林
 - 1、棉花
 - 2、棉纺织业
 - 3、苧麻

4、蚕桑

5、茶叶

6、柑桔

三、水产业

结束语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第一章 自然条件的演变

一、历史上的荆江、洞庭湖关系及其发展转变

洞庭湖区位于湖南省北部、长江中游荆江段的南岸。荆江的松滋、虎渡（太平）、藕池和调弦等四个分洪口形成十三条入湖水道，流经湖区北部，每年汛期分泄大量水沙入湖。

荆江与洞庭湖的关系，简称“江湖关系”，是影响洞庭湖演变的重要因素。查明历史时期内江湖关系的发展转变，是研究洞庭湖演变的基础和重要线索。

(一)

公元三世纪以前的先秦两汉时期，荆江经虎渡河分流南下，至澧水下游的“澧浦”，进入洞庭湖。荆江南岸地势北高南低，今松滋、公安二县境内的古代油水（上游为洈水）南流汇入虎渡。洞庭湖又称“九江”，为一汇合湘、资、沅、澧四水及荆江分洪水流的巨大湖泽。⁽¹⁾

(1) 卜鸿翔，龚循礼，先秦时期洞庭湖的演变，《湖南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1983）61页。

《山海经·中山经·中次十二经》记载：“洞庭之山，……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山海经·海内东经》还记载：“湘水……入洞庭下——一曰东南‘西泽’。沅水……入下隽西，合洞庭中”。《禹贡·导江》记载：“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可见，先秦时期洞庭湖接纳四水、吞吐长江，确为南方大泽。

战国时期的《鄂君启节》舟节铭文记载油水也与湘、资、沅、澧一起，属于汇入洞庭湖的水系。这与《汉书·地理志》、《说文解字》等汉代著作记载的“油水南流”的事实完全一致，表明当时荆南地势北高南低，荆江泛滥时可能有大量洪水径流分泄入湖。另外，战国屈原的《楚辞》、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以及东汉高诱的《吕氏春秋注》中对当时荆江经流洞庭的情况均有明文记载⁽¹⁾。

《战国策》及《史记》有关篇章则记载：战国后期，秦国由四川起兵伐楚，乘船沿江而下，“四日而至五渚”，略取楚“洞庭五渚”。

(1) 《九歌·湘君》：“沛吾乘兮桂舟”、“邇吾道兮洞庭”、“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哀郢》：“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淮南子·人间训》：“江水之始出于岷山也，可褰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起波涛，舟航一日不能济也。”《吕氏春秋·本味》“洞庭之鲋”，高诱注：“洞庭，江水所经之泽名。”

(或作都)江”以南之地，成为秦之“黔中郡”^①。

公元三世纪至六世纪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荆江分洪水流带来的泥沙在西洞庭湖淤积的结果，西洞庭湖区出露成陆，荆江南岸地势由北高南低转为南高北低，虎渡河堵塞断流。三国时代成书的《水经》及南北朝时期的《水经注》均不载虎渡河及其他荆江入湖水道，而明文记载这一时期的油水改从公安县附近北注长江，表明东汉末年曾发生过一次江、湖关系的重大转变^②。当时荆江洪水主要泄向北岸的江汉平原，西晋初年，杜预开“杨口运河”时即利用了这种江湖形势，“北泄长江之险，南通零、桂之漕”^③。杜预运河北至湖北天门县东南杨口垒，与汉江相通；南段由巴陵至长江一段，据考证应为君山北面的濠沟河（同治《巴陵县志》），今君山农场五分场以南，经穆湖铺至君山芦苇场一段，仍有故迹可寻。

(1) 《战国策·燕策二》、《战国策·楚第一》、《战国策·秦策一》、《史记·秦本纪》、《史记·苏秦张仪列传》。

(2) 卞鸿翔，龚循礼，汉晋南朝时期洞庭湖的演变，《湖南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1984），85页。

(3) 《晋书·杜预传》。

(二)

公元六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唐宋时期，因荆江堤防逐步完善而引起的河床淤垫、水位抬升，使魏晋以来那种“湖高江低、江不入湖”的局面有所改善，宋代江湖关系又开始向着相反方向转变⁽¹⁾。

石首县因为“江水为患，堤不可御”，至宋代谢麟为令，才退挽石堤千余丈（《宋史·谢麟传》）；公安县则因“堤防数坏，岁岁增筑不止”，弄得“地旷民寡”，一县“不及二千”（陆游：《入蜀记》卷五）。荆江南岸经常溃堤的事实，表明荆南地势逐渐由南高北低转为北高南低。原先一些入江的河道，必然只能转为南流汇入洞庭湖。

北宋范致明的《岳阳风土记》记载：藕池河即《水经注》中的“清水口”，原为泄湖水入江的河道，宋代由“北通于江”，改为“南通于湖”。还说到华容县每当“秋水时至，建宁（即石首县）南堤决即被水患”。可以证明当时江湖关系逆转，洞庭湖又接受荆江分洪水流的情况。

宋代虎渡河和油水的情况，与魏晋南朝时期恰好相反。虎渡河早已恢复，成为连通江湖的南北向河道；原先自西向东流的油水被它遮断，上游转为在松滋县境内直接入江，下游油河口一段，则成为倒

(1) 卞鸿翔，龚循礼，唐宋时期洞庭湖的演变，《湖南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1984），53页。

流入虎渡的一条分泄江水的支河。南宋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
荆洲大水，荆湖北路安抚使方滋“夜使人决虎渡堤，以杀水势”^①。
这种人为扒口、扩大虎渡河分流量的做法，在荆江防洪中，开了“舍
南救北、以邻为壑”的先例。

南宋时期，荆江南北和洞庭湖区，因地处当时朝廷上游重地，
“荆湖之费日增，兵食常苦不足”，于是提出“荆南留屯”之策，
“保民田以入官，筑江堤以防水”（林元：《重开古穴记》）。藕
池、调弦等口，就在这一时期内相继筑塞。

（三）

公元十三世纪至十七世纪的元明时期，荆江大堤频年溃决，单纯
依靠堤防约束的荆江洪水，防不胜防，于是转为注重疏浚古穴口，增
加荆江分洪的入湖水量^②。

元太德九年（公元1305年），石首县因陈襄堤“屡决屡筑，迄
无成绩”，“遂定不筑陈襄港之议”；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

①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64。

② 卞鸿翔，元明清时期洞庭湖的演变，《湖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
版）》待刊。

元武宗下诏在江陵路三县合开六穴，其中向南岸泄水的是石首县杨林、宋穴和调弦三穴，这三穴“挟江而南，百里之内皆与洞庭接壤”。不过，并未经过多久，这些穴口除调弦口外，其余全部堵塞。

明代嘉靖年间，水利失修，荆江决口、湖区溃垸的情况日益加剧。特别是嘉靖三十九（公元1560）年的长江特大洪水，荆江大堤溃决数十处，其中最为要害的溃口是枝江百里洲，松滋朝英口、江陵虎渡堤、公安摇头铺和艾家堰、石首藕池等处堤防。大量洪水奔泻而下，自黄山、鹿湖山漫流进入华容县西境，因藕池溃口后分杀了调弦口水势，华容县城才免遭淹没（隆庆《岳州府志》卷十二）。

隆庆年间又议开浚沿江诸穴口，实际上仅浚调弦一口。万历初年又对江北的郝穴和江南的虎渡河加以疏浚（同治《监利县志》卷三）。我省有些地方志认为，湖区的水灾加重，起因于明代万历年间虎渡开浚，其实这并不尽合实际。据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袁中道的一些游记记载，虎渡河当时已经发生严重淤积，“稍稍湮灭，仅为衣带细流”⁽¹⁾，他的船在三穴桥虎渡河里，竟致“水涸不得出江”⁽²⁾，可知当时经虎渡河分泄入湖的荆江洪水量实际不会很大。

(1) 《澧游记》。

(2) 《后汛鬼记》。

(四)

十七世纪以后的清代，对江湖水利的整顿已到了治丝愈纷的地步，终至造成荆江四口分洪入湖的局面。清初调弦口已接近淤死，虎渡河也因两岸堤防约束并修建石矶，口门宽度只有一丈多。康熙十三年（公元1673年），吴三桂叛军为了运送粮秣和火器，将石矶尽行拆毁，把虎渡河拓宽至数十丈（《江陵续志》卷三引《湖广通志》），虎渡河分流量渐次加大，引起西洞庭湖区的废垸还湖和湖面的扩大。雍正、乾隆两朝对荆江堤防和湖区圩垸屡加修建，当时推行“督民开垦”的政策，“以招垦定‘考成’，州县岁垦百顷以上，有叙”（光绪《湘阴县图志》卷五、卷十二），故荆江南北两岸各县，热中于滥施围垦、盲目扩耕。

清代前期统治者推行筑堤围垦政策时，完全忽视了江湖蓄泄的利害关系，破坏了湖区的自然生态平衡，给后代遗留下无穷的祸患。一方面，湖区围垦已到了“向日受水之区十去八九”的地步（魏源：《湖广水利论》），荆江筑堤又造成“土积如山、水激亦如山”的岌岌可危的局势。故到了嘉庆、道光两朝时，洪水机率已经猛增，江、湖水灾殆无虚岁。另一方面，堤防累溃累修，官吏又从中牟机，人民负担困苦不堪言（《石首县志》卷三）。即如滨江的松滋、江陵、公安、石首、监利五县，“每年修防之费，不下五十万”，而且增筑、退筑、蠲赈之费还未计算在内（王柏心：《导江三议》）。连统治者们也开始发出“缗钱有尽、民力有限，江患无穷”的浩叹。

(五)

清代的咸丰、同治两朝统治者在应付内乱外患方面已经左支右绌、焦头烂额，对于江湖水利转为一种放任自流的极端消极方针。咸丰二年（公元 1852 年），石首县藕池马林工溃口，据说是因“民力拮据”，竟未加以堵筑；¹⁸⁶⁰ ~~次~~年汛期江水沿溃口南趋华容西境，夺占华容河西支九都河及虎渡河东支厂窖河的故道，南流入湖。在广大的决口冲积土上，形成众多的零乱歧出的汊河。

松滋庞江湾、黄家铺二处江堤，地近“采穴”，历来为荆江南岸大堤险工。同治九年（公元 1870 年）长江特大洪水，庞家湾、黄家铺溃决，汛期过后，黄家铺溃口虽加堵筑，但工程草率，而庞家湾溃口竟未加堵筑。同治十二年（公元 1873 年）汛期，江水除循庞家湾溃口漫灌外，又冲决黄家铺堵口，“水自采穴以上奔溜南趋，愈刷愈宽”，形成二支合流的松滋河，劫夺油河支流洈水并抢占虎渡西支官垸等河故道，迫使虎渡河改走黄山东麓的支道南流。自此，荆江四口分流入洞庭的水系格局完全形成。

四口的最大流量，据 1931 年实测资料，藕池 16,080 秒立米，为四口中最大者；松滋 7,650 秒立米，为次大；虎渡（太平口）2,390 秒立米，占第三位；调弦 1,285 秒立米，最小。四口合计 27,405 秒立米，占当年枝江最大流量 49,000 秒立米的一半以上。

(六)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本着“使江、湖都为人民造福”的精神，对荆江入湖水道先后进行多次整治。1952年在虎渡河上建黄山头节制闸，控制虎渡河下泄流量为3,800秒立米。1954年堵塞虎渡河的支汊八方楼河、藕池东支至黄狮咀附近串入虎渡的支汊，又堵塞松滋中支的大鲸港、黄金窖支汊等。1955年将安乡以下的松虎澧洪道展宽。1958年堵塞藕池西支至梅景窖串入虎渡的支汊，及虎渡河串入松滋东支的理兴挡小河。同年，与湖北方面商定堵塞了严重淤积的调弦口，并在华容河下游入湖口建六门闸，华容河成为断头缺尾的内河。此后，荆江分洪水口只有松滋、太平、藕池三口。

1959年修建松澧分洪工程，堵塞松滋河挖断岗、红庙河、郭家口河，并将松滋中支自治局河展宽。1978年堵塞虎渡河下游的书院洲河，并将其东的陆家渡河移堤拓宽^①。

由于荆江分流口本身的泥沙淤积，以及因下荆江系统裁弯加大了下泄流量、降低了上游水位，荆江分流入湖水量具有逐年递减的趋势，特别是藕池口的分流量，减少最为显著。另外，藕池河和虎渡河每年断流的时间，平均在100天以上，松滋河分流量无明显减少，断流日数也较短，但有时却因澧水涨水而出现负流状况。荆江入湖水流的这些变化，显示出江湖关系又具有向相反方向转变的趋势。

^① 常德地区水利局：《水利志（初稿）》，1982年6月。

江湖关系既是洞庭湖演变的自然结果，又是影响湖泊演变的关键因素；因此，大力整治荆江，继续进行下荆江人工裁弯，提高荆江泄洪能力，同时在洞庭湖区有计划地安排退田还湖和引洪放淤，充分利用长江泥沙资源，扭转“江高于湖、湖高于田”的被动局面，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促进江、湖关系彻底好转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在荆江洪水和泥沙尚未彻底控制之前，塞口还江、南北分流的设想是不现实的。为了维持现有湖泊的调蓄能力和减少湖区的洪涝损失，应该坚决制止在湖区继续进行盲目围垦，抓好重点堤垸和一般堤垸的建设，继续进行航道和洪道的疏浚整治，挖湖抬田，填垸固基，培修防洪圩堤，增加电排设施，使洞庭湖区成为安全稳定的祖国商品粮基地。

(卞鸿翔)

二、气候变动及其对农业的影响

湖区气候的波动，主要表现在气温的冷暖变迁和降水的干湿变迁两个方面。

(一) 气温的冷暖变迁：

根据近年大量的孢粉分析资料，使我们对湖区在全新世早期（距今一万多年前—距今约七千多年前）和中期（距今约七千多年前—距今二千五百年前左右）的气候情况，已经有个基本的了解。

在湖区全新世沉积物下层的孢粉中，如沅江县千山红农场水文35—5，为黄褐色粘土，厚5米，孢粉以裸子植物为主，其中松属独占总数的54%，另有数粒雪松，云杉。蕨类孢子占总数的31%，以水龙骨，毛枝蕨较多。被子植物花粉仅有少量的藜科、木槿木、杨柳^①。又如沅江县塞波咀水文9—4，为黄褐色含粉沙粘土，层面还有较多的植物碎屑，厚2·3米，“它的孢粉组合中，蕨类植物占26·7%，以水龙骨含量较高。裸子植物占62·2%，以松属为主，并有冷杉、雪松、云杉、杉、落叶松等属的花粉。被子植物仅占11·1%，有柳、枫杨、胡桃、菜、栎、枫香等属花粉^②。上述孢粉

^{①②} 湖南省地质局区调队《湖南地层总结第四系》1980年12月。